

THE SOUND OF

MUSIC



音乐之声

〔美〕 玛丽雅·奥格斯塔著

周国珍 李良佑 林相周译



音乐之声

江苏人民出版社

Maria Augusta Trapp
The Sound of Music

根据英国 William Collins Sons 出版公司

1977 年版本译出

音 乐 之 声

〔美〕 玛丽雅·奥格斯塔 著
周国珍 李良佑 林相周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泰州人民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9.75 插页 2 字数 213,000

1981 年 7 月第 1 版 198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5,500 册

书号: 10100·470 定价: 0.70 元

责任编辑 孙 峰

译 者 的 话

本书是本世纪四十年代末在美国出版的一部畅销书。小说的第一部于1963年改编成电影后，博得了美国和世界许多国家观众的称誉。电影《音乐之声》的插曲《多来咪》、《火绒草》等，已成为近几年许多国家电台和音乐会的流行节目。我国不少听众对这些插曲也很熟悉，他们在欣赏悦耳歌声的同时，盼望能读到这部著名电影的小说原著。正是为了满足读者的这种愿望，我们把这部小说译了出来，以飨读者。

小说作者玛丽雅·奥格斯塔·特莱普（Maria Augusta Trapp）是一位驰名世界歌坛的明星。从四十年代起，她的歌声就一直缭绕在世界各地的电台和音乐会上，激荡着千千万万音乐爱好者的灵魂，并受到音乐界的普遍赞扬，被誉为“雅俗共赏”的杰出歌唱家。《音乐之声》这部小说，就是玛丽雅以第一人称叙述的、她一家人如何艰难创业的生活记载。

玛丽雅·奥格斯塔出生于奥地利的一个平民家庭，从小喜爱音乐，在世界闻名的音乐之都萨尔茨堡的陶冶下长大。她受过师范教育，毕业后在教会学校做教师。不久，又由教会派往一位退职的奥地利海军军官乔格·冯·特莱普男爵家做家庭教师。男爵夫人病故以后，特莱普家的子女就是在玛丽雅的扶养和教育之下长大成人的。她和这些孩子，后来就是至今仍然蜚声世界的特莱普家庭歌咏团的成员。

乔格·冯·特莱普是奥地利的一个爱国军人。奥地利被法西斯德国占领后，他忧时感世，痛心疾首，在纳粹分子的威

胁下顽强不屈，断然拒绝希特勒对他的封官许愿，携带家眷，逃出故国，宁肯流离颠沛，不为敌人张目。

逃亡生活一开始，玛丽雅便勇敢地担负起照料特莱普全家的重任，他们一行到了美国。在那里，全靠玛丽雅举行音乐会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为了维护音乐的纯洁和她自己的处世准则，她不屈服于那些以艺术作为发财致富手段的老板们的压力，有时受到挫折，她宁可去种田，或发动全家制造工艺品以谋生。正因为她珍惜艺术生命，在庸俗和日趋堕落的世风下不随波逐流，她的音乐才越来越赢得千百万人们的热爱。

小说以玛丽雅亲身经历的故事，说明只要辛勤劳动，就能创造出美好的生活。同时，也从一个侧面真实地描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奥地利、美国等国人民的日常生活，揭露了法西斯的暴行以及战争给各国人民带来的灾难。这些，对于了解当时反法西斯的斗争，以及文艺应当为谁服务等等，无疑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但是，也要指出，歌唱家玛丽雅从小就是个虔诚的宗教徒，她所受的教育和所处的环境，几乎都同宗教影响分不开，以至在她的世界观中明显地带有宗教的、宿命论的烙印。因此反映在这部作品当中，也就难免显现出比较浓的宗教色彩，在一些地方甚至因此冲淡了主题的积极意义。尽管我们不能就此来苛求作者，但是，在阅读中注意到这些问题，还是有必要的。

由于译者水平有限，译文中欠妥之处在所难免，欢迎读者给予批评指正。

译 者

前 言

大约十五年前，我和我们全家在蒂罗尔^①作客。我们的女主人是一位著名的作家。

“说来倒也稀奇，”有一天她说道：“我从事写作，完全是四十岁以后才开始的！”

“这话简直叫人难以置信。”我们暗自想道。

第二天，我们宾主一起到一个风景如画的山谷里去游览。途中，我们看见一座小教堂从丛林茂密的山坡上探出身来迎接我们。

“咱们爬上去吧，”我们的女主人说。“那是一个挺好玩的地方。”果然名不虚传。这座古老的建筑物真个是匠心独具，优雅非凡。小尖塔里那根系在钟上的绳子，穿过屋顶垂下来，微微地摇曳。我觉得挺好玩，便顺手拉起绳子，敲一敲钟听听看。

我瞧着我们的朋友说：“但愿我四十岁后也能成为一个作家！”这话我原是开玩笑的，可是看到她未露笑意，我不免觉得有点难堪了。

她有点奇怪地看着我问：“你莫非知道这儿的传说？”

我放开绳子，问道：“什么传说？”

“是这样的，”她说，“据说每一百年总要发生一次这样的事情：要是有人敲一敲这只钟，同时说出一个愿望，那么，无论

^① 蒂罗尔：奥地利的一个城市。

这是个什么样的愿望都会如愿以偿，只要这个人事先并不知道这个传说。这个山谷里的人们都把这只钟叫做‘如愿钟’。”

“噢，——我事先并不知道有这么个传说。”我说。

这是十五年前的事了。

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在记叙我们一家人的经历的时候，我惊讶地发现，一个人在短短一生的岁月里感受到多少的爱——纯洁真挚的爱；首先是上帝对于他的儿女——我们——的爱，这是一种又有指导又有保护的慈父般的爱；反过来说，一切真挚的爱都会得到爱的报答，所以就我们的情况而言，自然也毫不例外。

因为我们是唱歌的，我们的故事也就变成了一首赞美歌。大卫王在他的一首圣诗中说：“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①。《特莱普家歌咏团的故事》，就是作为一首崇敬和感恩的赞美歌奉献给神恩浩荡的上帝的。

一九四九年圣灵降临节星期日
于佛蒙特州斯托威地区同心村

① 见《圣经·旧约》，诗篇，第九十六篇，第一节。

目 录

第一部 奥地利

第 一 章	借出.....	1
第 二 章	昔日的荣誉.....	16
第 三 章	“男爵可不喜欢这样.....”.....	22
第 四 章	奥地利的圣诞节.....	31
第 五 章	“上帝的意旨不容分说”.....	44
第 六 章	家庭里的佳节.....	60
第 七 章	欢乐的夏季和婴儿的诞生.....	74
第 八 章	彼得表叔和他的手册.....	81
第 九 章	手术、海龟和长途电话.....	91
第 十 章	岂非因祸得福.....	95
第 十 一 章	“决不重演”.....	101
第 十 二 章	从爱好到专业.....	105
第 十 三 章	耶和華对亚伯兰说.....	111

第二部 美国

第 一 章	在“美国农民号”船上.....	127
第 二 章	头十年最艰难.....	132
第 三 章	定居.....	142
第 四 章	巴巴拉.....	154
第 五 章	下一步怎么办?.....	159
第 六 章	“自由女神铜像”遥遥在望.....	164

第七章	学习新的方法·····	172
第八章	奇迹·····	178
第九章	梅里昂·····	187
第十章	苍蝇·····	195
第十一章	佛蒙特州的斯托威镇·····	202
第十二章	新的一页·····	213
第十三章	旧居安乐 临别依依·····	222
第十四章	新居·····	227
第十五章	战时音乐会·····	244
第十六章	特莱普家的音乐野营·····	247
第十七章	野营追记·····	266
第十八章	特莱普家的奥地利人救济社·····	272
第十九章	一封信·····	282
第二十章	值得记住的一年·····	295
第二十一章	“同心同德”·····	299

第一部 奥 地 利

第一章 借 出

有人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我放下正在批改的我那些小学生的作业簿，抬头一看，原来是那个做杂务的修女，她个子矮小，满脸皱纹，和蔼可亲。

“我们的修道院院长在她的私人会客室里等着见你呢，”她悄悄地说。

我惊讶得不禁张大了嘴，还来不及闭上，便见房门已在她那矮小的身影后面关上了。照理说，做杂务的修女是不能同我们这些见习修女说话的。

我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我们这些见习修女只有在唱诗班的席位上才能远远地看到修道院院长。我们是下等人中的下等人，住在新修女院的外边，戴着黑色的面纱，迫切地盼望着收我们做新修女。我当时在维也纳刚刚读完国立新教育师训班。我必须趁早把文凭拿到手，一旦修道院这扇厚实的大门把我关在这里面——而且是永远关在里面，那可就迟了。

修道院院长要召见一个见习修女，这是闻所未闻的事情。这意味着什么呢？她的私人会客室远在这个古老修道院的另一头。于是，我拣了一条最绕弯的小路到那里去，希望能有时间扪心自问一番。我是这个团体里的害群之马，这一点毫无疑问。我从来无意做坏事，但是我所受的教养使我不大像一

个娇小姐，倒很象一个野孩子。新修女的主管三番五次地警告我说，不能在楼梯上那样狂奔，不能一步跨过两三级台阶；绝对不能顺楼梯扶手朝下滑；至于吹口哨，即使吹的是圣歌曲调，在这些古雅的房间也是破天荒的。又责备我说，在学校占用的厢房平顶上越过烟囱跳来跳去，对于一个要做圣本尼迪克特修道会新修女的人来说，简直不成体统。我每次听了都心悦诚服，可糟糕的是，每天都又多次地重新犯规。

我一边思量着叫我去到底是什么事，一边慢慢地走下两道破旧的楼梯，穿过圆石铺砌的古老的厨房前的院子。谁到了这里，都会迎面看到墙上那尊巨大的耶稣受难像，还有耸立在喷泉之上的圣·艾伦特鲁迪斯的雕像，他就是我们心爱的古老修道院的创建人。我慢悠悠地走进了厨房前面那个院子另一边的回廊。

尽管忐忑不安，可我还是又一次感受到这个人间最优美地方的魅力。一千二百多年的时光没有白白过去，它使农堡——阿尔卑斯北麓第一个本尼迪克特教团修道院——变成了一个美如仙境的胜地。我情不自禁地停住脚步，再次观赏一下这堵第八世纪修建的灰色的回廊垣墙，然后才登上一道盘旋而上的楼梯，往修道院院长的住所走去。

我胆怯地敲了敲那扇厚实的橡木门，这门实在厚得可观，我只能隐约地听见一声“阿维”，这是本尼迪克特教士的用语，意思是“进来”。

这是我头一次来到修道院的这一角。这扇厚门一开，便见一个宽敞的房间，顶上是拱形的天花板，正中有一根直柱，造形优美朴实。在这所奇异的修道院里，几乎所有的房间都是拱形的，天花板都用柱子支撑着；窗子上装着染色玻璃，连学校占用的厢房也不例外。这儿的这个房间，窗前放着一张

大书桌，一个娇小玲珑的身影从书桌旁站了起来，脖子上的金链条上系了一个金十字架。

“亲爱的玛丽雅，你好吗，亲爱的？”

这是多么亲切和蔼的声音啊！一听见这种口气，我顿时觉得如释重负。我发了半天的愁干吗呀？大可不必嘛！院长可不是那种人，她听见吹口哨之类的区区小事是不会大惊小怪的。于是，一线希望在心里油然而生：她这回也许要讲一讲收我做修女的确切日期了吧。

“坐下，我的孩子。不，过来，坐在我的身边。”

刚刚坐定，她就握住我的双手，用探询的眼光注视着我，说：“对我说说看，玛丽雅，我们这个古老的农堡给你的最重要的教诲是什么？”

我凝视着她那双漂亮的黑眼睛，毫不迟疑地回答道：“对我们来说，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去领悟上帝的意旨，并且去实现它。”

“即使这件事不轻松愉快，或者颇为困难，甚至非常困难也要去做？”她把我的手捏得更紧了。

哦，她这话的意思是，要我离开尘世，抛弃一切。我暗自忖量着。

“是的，院长，即使这样也要做，而且全心全意。”

院长放开我的手，朝后一仰，靠在椅背上。

“这就对了，玛丽雅，上帝的意旨似乎就是要你离开我们，——不过只是短期的。”她看见我愕然无语，便这么匆匆说道。

“离——开，——离开农堡——”我结结巴巴地说，眼里不觉涌出了泪水。我忍不住哭了。这位慈母般的女士现在就在我的身边，她的双臂搂住我那由于呜咽而颤抖的肩膀。

“你也知道，你的头痛病一星期比一星期严重。医生认为，

你过去爬惯了山，一下子来过我们这种修道院生活太突然。所以他建议我们给你换个环境，让你可以经常锻炼锻炼，用不着短短的一年就行了。等到事情办妥了，明年六月你就可以回来，以后就再也不远离这儿了。”

明年六月——我的老天，现在才只是十月呐！

“是这么回事，一位退役的奥地利海军上校冯·特莱普男爵今天来托我们一件事，他想为自己体弱多病的小女孩请一位家庭教师。你今天下午就到他家里去。现在跪下吧，我要为你祈祷祝福。”

我屈膝跪下。她那温柔纤细的小手在我的前额划了个十字。我亲吻了她的戒指，透过面纱最后一次看了看她那令人难忘的眼睛；那双眼睛似乎能洞悉烦恼和痛苦，也能预测成功和顺遂。我一句话也说不出。

“那么，就去这样做吧，并且要全心全意地做好它。”

事情就这样决定了。

几个小时后，我已到了萨尔茨堡的住宅区广场，坐在那一行老栗树下的绿色长凳上，等候开往艾根的公共汽车。一只手里紧紧捏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萨尔茨堡，艾根，特莱普别墅，乔格·冯·特莱普上校”；另一只手握住一只旧式小皮箱的手柄，这皮箱就紧挨着我放在长凳上，里面装着我的所有东西，其中大多数是书籍。我腋下夹着一只吉他。这只琴是我前几年自己挣钱上大学时，用第一次挣到的钱买来的。过去，在阿尔卑斯山山区的多次旅行中，以及直攀圣山农堡的徒步旅行中，它总是处处伴随着我；现在，它又跟着我离家飘流了。

一切都来得太突然了，弄得我至今仍然困惑不解。我竭力回想着前几小时发生的事，那真象一场恶梦。当我从修道院院长那里回来后，新修女的主管拉斐尔夫人已经在见习修

女室里等我了，怀里还抱着一大堆衣服。一年前我进修道院时，换下了自己奥地利的民族服装，穿上见习修女的黑色长裙和披肩。在修道院例会准许收留我后，我原来的衣服在这一年里就送给了一些穷人。我一看就明白，拉斐尔夫人也深感为难。她无可奈何地瞧着抱在怀里的衣服，这些衣服原是一个新修女的，她的身材比我稍矮，也略微粗些。主管拣出了一件，而我也就顺从地穿上了，这是一条老式的蓝哔叽长裙，领口和袖子上还绣着怪里怪气的方格花纹。我把这条长裙反复穿了三次，因为我实在分不清哪是前襟，哪是后身。然后给了我一顶皮帽子，它看上去活象消防员的钢盔。帽子一戴连我的前额都遮住了，要想看见拉斐尔夫人，就得把帽子往后推，这时她正好说：

“好，现在让我瞧瞧你。”

她往后退几步，目光慢悠悠地从皮帽打量到蓝裙子，再朝下瞧看黑色的长袜和那笨重的黑皮靴。她赞许地点点头：

“挺不错——很文雅。”

拉斐尔夫人是个虔诚的上了年纪的修女，从她告别世俗的那天起，至少已经过去三十个年头了。这回我确信，我想必是唤起了她对自己当年那些少女们活灵活现的回忆。

然后便是几项嘱咐：每当休息日我该回到修道院来；我应该牢记医生的忠告，多睡觉、多锻炼——当然必须恰当，适可而止；最后，我应该铭记农堡是我的家，是我的归宿，纵然我现在去尘世和凡人相处，也只是借到他们那里去而已。

当我不得不和同房间的三个年轻的见习修女告别时，我的心里难过极了，我一直和她们同住在这间宽敞的寝室里。这寝室居高临下，俯瞰着萨尔察赫河的绿色峡谷。当拉斐尔夫人弯着腰在一张小纸条上写着我将前去的地名时，我最后

一次观看这个长方形的大房间。它有六扇窗子，沿墙用白色帷幔分隔成一个个的小房间，我们就睡在里面，中间放一张大桌子，还有一个好大的欧洲式磁砖火炉，正是这玩艺儿在萨尔茨堡严寒的冬天给人带来无限的温暖和舒适。在这里我是多么的幸福啊！而此行不知要过多久才能回来；可是，白色墙上那扇房门的上方，用褪了色的古老字体写着：“上帝的意旨要实现。”

又说了几句临别赠言，作了最后一次祝福，然后我的手指最后一次浸入锡蜡铸成的圣水器中。我跪在唱诗班席位前的栅栏旁，望着主祭坛祷告了几分钟，祈求上帝赐我力量。后来那扇古老的橡木门嘎嘎吱吱地打开了，我觉得这扇门似乎并不愿意让农堡最年幼的孩子返回人间，倒想让她留在这里免受世俗的腐蚀。

当我走出那冷阴阴的拱形过道，步入已有几百年历史的古老墓地时，忽见阳光明媚，但由于泪水晶莹，我的两眼模糊不清，不过我还是看到了那块饱经风雨的石碑，上面镌刻着：“上帝的意旨不容分说。”

不一会儿，我便踏上了那条下山的道路，就在这个山头，圣厄伦特鲁迪斯于第八世纪建造了一座上帝的城堡。这是一座建筑在坚固的岩石上的城堡，四壁巍然高耸，墙脚厚达九英尺。这墙脚好象就是从岩石上生长出来的，人们也就凑着岩石凿出一道梯田般的小台阶。我在这儿停了一会儿，凭栏俯视深谷，原来岩石就从这里面向上挺起，陡峭险峻，高达三百英尺；再看过去，便见萨尔茨堡的房屋偎依在一片葱绿的山边。我现在比那里教堂的尖塔还要高。我从上面看到了那古雅的“格拉本达契”（即“沟槽屋顶”，这是萨尔茨堡老式房子常

有的一种屋顶结构)，然后举目远眺，直溯萨尔察赫河银带般的一泓流水发源的山口。艾根，我要去的地方，想必就在那儿。

要到目的地——我的天哪——我还非得乘汽车不可。我一步跨两级，一口气跑下那条有一百四十四级的石阶，连最近的谆谆告诫都忘得一干二净。到了住宅区广场，我打听到下一班汽车还要过半小时才到；跑了一阵后多少有点气喘，因此我现在正坐在一条绿色的长凳上等车。

我觉得自己完全在随波飘流，一切都变了样，头脑里空空如也。往后又会发生什么呢？我低头呆望着手中那张捏皱了纸条，又念了一遍：“特莱普海军上校。”这倒也使我纳闷，我这一生中既未到过海滩，也从不曾遇见过什么海军上校。我只是在小说书和电影中才知道有这样的军官。

“我看，上校准是个上了年纪的人，浓密花白的胡子，红润的面颊，敏锐的蓝眼睛，”我独自想象着。“他想必还嚼着烟草。既然是个海军上校，那一定已多次周游世界。不言而喻，他房间的墙上挂满了战利品、狮子皮和老虎皮，还有各式各样的武器，这实在太有趣了。”

同时我又觉得，一种敬畏的心情油然而生，上校必定会动不动就对我大叫大嚷，因为海军上校想来多半是粗鲁暴躁的。就在这时，我想起了“天恩号”上水兵哗变的故事^①，这是我进修道院之前夕看过的一部无声电影。它搅得我一连好几夜都没睡好……

一阵吓人的响声打断了我焦虑的思绪。一辆大汽车在弥

^① “天恩号”上水兵哗变的故事：一七八九年四月二十八日，以英国海军中将布赖为船长的英国军舰“天恩号”在从塔希提开往好望角和西印度群岛的途中，水兵哗变。布赖乘敞篷小船航行四千海里，逃至东印度群岛。

漫的尘埃之中轰轰烈烈地穿过住宅区广场，开到我的面前停下了。从车里跳下一个人来。我本想仔细看看这可是司机，但我那顶皮帽偏又滑落到眉梢，因而我只能看见叼在他嘴里的那根牙签。我把皮帽稍许往后一推，才算看清了他那顶司机帽。

“这是开往艾根的车吗？”我问道。叼着牙签的人点了点头。

“你打算什么时候走？”

“马上。”

他朝周围环视了好一会，想看看除我之外可还有其他的乘客。我上了汽车，拣了右排前面的一个座位坐下，我把那些宝贵的东西放在自己身旁。我的那只小皮箱看上去活象乡村医生的出诊包。司机也上了车，关好车门说：“Zwanzig Groschen”（十便士）。我又把皮帽略微朝上推推，抬头打量这个司机：他正在找给我零钱，我却在欣赏他的牙签。他甚至在说话或吐痰时，也能把牙签上下翻动，左右横移，把牙签从这边嘴角挪到那一边嘴角，可就是不会掉下来。

司机在驾驶盘前坐定，按了按键钮，我们的汽车沿着住宅区广场嘎吱嘎吱地响着向前驶去。穿过莫扎特广场后，汽车就下坡驶向萨尔察赫河。迅猛的急转弯弄得我竟然两次跌撞到车厢的另一边。几分钟后，我们就越过了萨尔察赫河上的卡罗琳铁桥，一下桥几乎立刻来到了旷野。驶过几座辟有大花园的庄园，然后便是牧场和田野了。有好几次我们急刹车停了下来，让农民们上车。看来他们彼此都挺熟悉，你呼我应地大声叫喊着，问长问短，因为在汽车的隆隆辘辘的响声中，哪怕你要说一句话，也得提高嗓门。穆勒先生——我听到人们都这样称呼我们的司机，必须回答一大堆问题，作些解释，听见